

周易二問記

周易二閭記 卷上

會稽茹敦和遜來稿

二閭者其一曰茶閭。居紫洪之山。距越城二十里。其一曰薑閭。居栖鳧之山。距越城十二里。茶閭能爲茶。時負茶筐趨城闔賣之。其歸也。山頭路黑。虎聲嗥然。因叩薑閭而求宿焉。兩人者。山羹野酒。輒耦坐說詩。其說詩無家法。率以臆。往往多創獲。聽之頗解。乾隆之三年。敦和始繫籍爲諸生。讀易而苦之。煩懣室路。連數月。二閭者聞而造其室。曰。孺子何所苦。則敬對曰。苦易。易何苦。則又敬對曰。苦其辭。茶閭曰。如以辭而已。則吾能以說詩者說易。薑閭曰。若販茶不已。乃販詩。販詩不已。又販易。

也。易辭古。非若所知也。茶閻曰。唯然吾過矣。然自是敦和以易辭請。二閻者必彼此卜度。擇其可而復之。或問及卦氣。爻辰與先後天之說。二閻者皆不答。二閻之說詩也。有老諸生姚氏。削牘記焉。二閻曰。吾兩人者。生平居山中。聊以說經爲樂。雖然。兔園爾不足以爲名。則慎無著我名。因名之曰兔園詩。敦和乃并記其所以爲易者。

何以謂之易也。茶閻曰。傳曰。生生之謂易。聖人於蓍言生者。於卦言生卦。蓍卦之生。皆其不窮於生者。故謂之生生。薑閻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謂之四營而成變。可謂之十有八易而成卦。可易者。變爾變也者。

者與卦之所以生生者也。

何以謂之三易也。茶閭曰。此在周禮有之。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又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吾不知其所言何等也。唯周禮又言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然後知其卦也。且有經有別也。曰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故金縢卜三龜。而士喪禮筮宅。則東面旅占。茶閭曰。旅占。獨喪禮哉。旅占之用。三易豈有明文哉。薑閭曰。置之。吾兩人者。皆愴爾。周易之不能知。豈能知三易哉。

乾初曰潛龍。何以不言其在也。茶閭曰。爾雅。潛深也。又

曰。潛。深。測。也。以。其。不。測。故。謂。之。測。也。我。知。其。潛。而。已。矣。
不。知。其。在。也。

四。則。曰。或。躍。在。淵。何。也。茶。閻。曰。兩。其。龍。彼。潛。而。此。躍。則
或。之。一。其。龍。昔。潛。而。今。躍。則。又。或。之。或。者。或。其。躍。也。雖
然。此。躍。焉。者。適。從。何。來。或。者。其。在。淵。乎。或。者。又。所。以。或。
淵。也。薑。閻。曰。昔。不。知。其。在。淵。今。知。其。在。淵。也。或。躍。而。仍
在。于。淵。或。之。以。益。明。其。在。也。躍。新。而。淵。故。躍。異。而。淵。同。
也。易。之。言。淵。者。二。乾。四。曰。在。淵。訟。之。象。傳。曰。入。於。淵。
大。人。何。也。茶。閻。曰。經。之。言。大。人。者。多。矣。如。士。相。見。禮。禮。
運。論。語。前。儒。望。文。而。爲。義。無。定。說。乾。之。大。人。則。向。秀。曰。
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利見何也。茶閭曰：此見禮也。士相見于五禮，屬賓禮等而上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此六者是五等諸侯見天子之禮。蓋自五玉三帛下至用羔用豚，用麇用雁，用騂雉，用鷩，用雞，用束脩，凡有贄者皆見禮。

統天何也。茶閭曰：公羊大一統，何休注統始也。三正謂之三統矣。孟子創業垂統，亦此義。說文以統爲紀，以紀爲絲別。

鬼神何也。茶閭曰：據周禮在天曰神，在地曰示，在人口鬼。簡言之則示亦爲神，故曰鬼神。又簡之則鬼亦爲神。故知神之所爲可與祐神皆直曰神也。惟康成以爲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中庸疏遂有所謂陰陽鬼。

神人之鬼神者。薑閭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其說從來遠矣。又爾雅鬼之爲言歸也。

坤三訟三曰：或從王事，何也？茶間曰：四牡，天子之使臣也。其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北門者，外臣也。其詩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先言王事後言政事，尊之也。蓋五爲天子之位，則三爲外臣。馬不則天子之臣行役而在外者焉。其于事也，得不謂之王事與？記以大饗爲王事，則王者之事異於諸侯之事，別有義與此不同。

義何也？茶間曰：說文：囊，囊也。囊，囊也。而詩傳迺曰：小曰囊。大曰囊。陸德明音義以爲有底曰囊，無底曰囊。師古

漢書注。又以為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小義爾。乃紛紛如
此。不能決也。蓋問曰。於易有囊無橐。蓋先言囊矣。囊之
為言。襄也。襄者。包也。書曰。懷山襄陵。是也。故古囊無底。
前書緣緜方底。後書封以方底。注皆以為方底囊。晉書
載記。遂曰。扣囊底。餘智則今囊乃有底。

茶閭曰。其為大小也。若何。蓋問曰。囊則囊爾。何大小之
有。詩疏據公羊。公子陽生事。則囊大矣。男鞶革。女鞶絲。
鞶囊佩也。則囊小矣。

茶閭曰。請終言橐矣。蓋問曰。今之橐。乃從木。則柝也。柝
者。木而虛其中。晝以之為簞。夜以之為枕。因而鳴之。以
為聲焉。左氏傳。如甯俞之橐。趙盾之橐。肉皆是物也。

不。然。以。饋。之。糜。也。肉。之。漬。也。而。納。之。於。布。非。其。用。矣。古。
囊。囊。字。皆。從。束。故。詩。之。餼。糧。也。畏。之。畏。之。必。束。之。所。以。
爲。囊。囊。也。說。文。以。囊。爲。囊。以。囊。爲。囊。者。是。也。底。則。不。可。
以。畏。也。于。囊。又。于。囊。者。言。畏。之。非。一。也。非。以。爲。大。小。也。
然。則。何。以。爲。括。囊。也。董。問。曰。括。亦。束。也。詩。德。音。來。括。薛。
漢。章。句。曰。括。約。束。也。約。束。亦。謂。之。要。束。束。其。首。尾。又。束。
之。於。要。所。以。爲。固。也。束。之。于。要。而。一。囊。得。兩。囊。焉。是。重。
坤。之。所。爲。象。也。

上之龍戰矣。說文曰。戰。妊也。戰則何以妊也。茶問曰。戰
以爲妊。故說卦曰。戰乎乾。毒以爲育。故師之傳曰。以此
毒天下。戰而不妊。春秋之無義戰也。毒而不育。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也。

龍戰而于野何也。茶閻曰：易于乾言龍，坤之龍亦乾爾。同人於宗，吝而於野，亨。五言大師相遇矣。同人之同，同於師，猶坤之戰戰於乾，故凡言野者，卦之外也。且古者兵不殘國，其戰必于野。書序言啓戰于甘之野，湯戰于鳴條之野，武王之戰于牧野。

屯之象傳曰：天造艸昧，何以爲艸昧也。茶閻曰：爾雅茅明也。舍人曰：茅昧之明也。茅猶艸矣。昧之明者，自昧而之明，猶書言昧爽，詩言昧且矣。

雲雷屯而曰：君子以經綸。若是其不相屬也。茶閻曰：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屬之以肫肫，其仁康成曰：肫肫讀

恹恹。又曰。肫肫。或爲純純。曰肫。曰恹。曰純。其文皆從屯。則安得不相屬也。且純純絲也。

盤桓何也。茶間曰。盤桓進之難也。爾雅鉤盤。孫炎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不直前也。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道元曰。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後書張楷傳。則曰。前此徵命。盤桓未至。種岱傳。則曰。若不盤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薑閭曰。水經注之說。康成說也。雖然。今之說。則以爲有夷猶自得之意焉。泉明曰。撫孤松而盤桓。朱子亦以考槃之盤爲盤桓。

屯如遭如何也。茶間曰。遭迴也。離騷曰。遭吾道夫崑崙兮。又曰。遭吾道兮洞庭。

乘馬班如何也。茶閭曰：班布也。有行列也。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以爲車班內外是也。薑閭曰：吾以象決之，則班別也。左氏傳曰：有班馬之聲。

馬融曰：重昏曰媾，而詩傳則曰媾厚也。筮則曰媾會也。宜何從？茶閭曰：說文：菁，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媾亦菁也。則重婚勝矣。薑閭曰：媾不與婚同文，則媾亦婚也。曹風之不遂，其媾是也。媾與婚同文，則媾重婚也。左氏傳之如舊昏媾是也。杜說也。

屯其膏，何也？茶閭曰：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筮曰：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宜王能以恩澤育養之。然序則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政焉。

由筮之說則膏也由序之說則膏之屯也

小貞大貞何也。茶閭曰：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太卜凡國大貞貞者正也。以正卜也。詩曰：維龜正之。而天府亦云：季冬陳王以貞來歲之美惡。大貞者以大事卜也。小貞者下經凡小事是也。薑閭曰：或且以下經之貞龜爲小貞也。以其言貞而不言大也。茶閭曰：否卜立君卜大封非常也。曰大貞大遷大師亦非常也。承大貞以盡其類爾。大祭祀亦大貞也。祭祀大矣。謂之小貞不屬也。皆凡之所舉爾。薑閭曰：是皆然矣。易者筮之事而言卜何也。茶閭曰：古者筮龜並用。然必先筮而後龜。小貞之吉也。筮從也。大貞之凶也。筮不從也。偶舉之示其例也。

泣血何以漣如也。茶閭曰：詩：河水清且漣漪。爾雅作湔。且。瀾。漪。郭璞曰：謂渙。瀾。渙。瀾。沈。瀾。也。蓋閭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將爲瀾。瀾。乎。說文又作漣。國策管燕漣然流。涕。直作漣。

蒙二曰：納婦吉。何以謂之納也。茶閭曰：婚有六禮而三言納。公羊曰：納者入辭也。曰采曰徵曰吉。皆所以求婦之禮。曰納婦。馬克者。堪爾克家者。蓋閭曰：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扃。其內謂之家。孟子。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蒙三之。金夫本義。証之於秋胡。雖然。秋胡不可再也。茶閭曰：何哉。不聞文中子之所云。婚娶而論財者乎。又其甚者。則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擊蒙何也。茶閭曰：擊者打也。考工記有句兵有刺兵，有
敲兵。注曰：及也。疏曰：及，長丈二而無刃，可以敲打人。故
曰：敲兵。書言扑作教刑，又言撻以記之，皆打也。蓋閭曰：
史記記兵事，多言擊。漢高紀：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擊者伐也。擊蒙所以伐蒙也。又鐘曰擊鐘，鼓曰擊
鼓。缶曰擊缶，磬曰擊磬，夔曰子擊石，拊石。宋儒言重曰
擊，輕曰拊矣。擊者叩之以發其聲也。大叩而大鳴，小叩
而小鳴。弟子之於師，當叩而發之。師之于弟子，亦當叩
而發之。論語：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

需二象傳曰：衍在中，何也。茶閭曰：衍者，演也。周語曰：水
土演而民用矣。又楊氏慎曰：衍者，寬平之地。左氏傳有

呂衍前書有廊衍

何以爲不速之客也。茶間曰此食禮也。按爾雅速徵也。徵召也。詩以速諸父以速諸舅箋亦曰速召也。據爾雅也。然考之于禮則有不然者。鄉飲酒禮曰羹定主人速賓鄉射禮亦曰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其速之也必親之故賓拜辱主人答拜賓拜送爲禮如此其嚴也。豈曰召之云爾乎。惟公食大夫禮則曰不宿戒戒不速所以然者食禮輕也。故曰不速之客食禮也。蓋間曰茶間過矣。鄉飲酒鄉射之速賓也。主人卑也。公食大夫之戒不速也以公尊也。公食大夫禮不又曰大夫相食親戒速乎。古之于賓有三等曰戒曰宿曰速。戒者衆賓皆在焉。

其前期而宿之與夫羹定而速之皆正賓也據鄉射鄉
飲酒與速者一人而已餘皆不速之客也不止三人也
據公食大夫與則不速指正賓而言安得三人也伐木
之詩爲燕禮而曰陳饋八簋則亦兼食禮然諸父非一
父矣諸舅非一舅矣俟諸父諸舅之皆至而後命一人
以爲之賓蓋燕之爲禮如是故箋曰速召也非鄉射鄉
飲酒之所爲速也其不速而亦來者微也不則狎也又
不則其遽也亦非公食大夫之不速也

茶閣曰世或言周禮不可以疏周易然易者典禮之書
故曰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吾昨讀三國志則曰
卞皇后本倡家太祖于譙納后爲妾于甄皇后則曰文

帝納后於鄴。凡所爲納者，皆以爲易之納婦。至若野廬而丐宿村，醪而闔筵者，今皆以爲不速之客。吾故欲以禮據之。薑閻乃執詩以難禮也。雖然，據食禮而不得，請仍據鄉射鄉飲酒以五爲速客，以初二三爲不速之客。薑閻曰：有是哉！吾前者未知五之爲速客也。其言亦過矣。雖然，欲觀乎易之象者，必究乎易之情。上衰陰也，三陽自爲五來，豈能爲上來乎？其情不浹也。爻曰敬之終，吉傳以敬之爲未大夫，可以悟矣。夫然則野廬丐宿村醪闔筵者，皆情所不浹爾。事之所有，卽典禮之所該矣。訟二曰：其邑人三百戶，何也？茶閻曰：康成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薑閻曰：論語

奪伯氏駢邑三百。康成又言三百。齊下大夫之制。齊大國也。曹風三百赤芾。赤芾者。下大夫再命之服也。曹爲次國。亦三百。蓋據孟子大夫倍。上士則大國。次國小國。並同。

師曰。丈人何也。茶閭曰。論語注。丈人。老人也。薑閭曰。老則長矣。故丈又長也。康成曰。以法度爲人之長。輿尸何也。若連尹襄老。非乎。茶閭曰。古者生則囚之。死則馘之。至秦而後尚首功。然無有以尸爲軍獲者矣。輿之者。輿而歸也。上之如齊侯之畫宮。而弔下之如邾婁之復之。以矢皆所謂輿尸者也。

左次何也。茶閭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三宿爲次。

黃間曰。周師以戊午次河朔。六日而至商郊。安得三宿哉。故孔傳曰。次止也。穀梁曰。次止也。維何休亦曰。次者止舍之名。無言三宿者。茶閻曰。春秋之書次如陘如聶北進而次也。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次滑次郎次雍榆有畏也。卽此經之所謂左次者也。師行進止動關成算未及三宿。卽列之于策。用爲褒譏事已遽矣。况諸儒之說以次爲止。爾亦未有以次爲不三宿者。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不曰至戊午而猶在河朔。河朔則猶孟津也。以河朔言之。不三宿以孟津言之。安見其不三宿與。執言者聲其罪與。茶閻曰。否。爾雅。訊言也。詩之執訊。易之執言矣。康成曰。生獲之可以言訊者。

大君何也。茶間曰：孟章句：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比曰：原筮元永貞何也。茶間曰：蒙內坎比外坎于蒙言初筮于比言原筮則筮應爲坎象推經意以一爻變爲初筮兩爻變爲原筮故先儒者曰原者再也。坤曰利永貞而已。一爻變爲比比之五陽居中得位則元永貞焉。兩爻變爲萃而萃五之辭亦曰元永貞以萃之元永貞也。益以見比之元永貞也。易之爲元永貞者比與萃而已。未有三也。夫卦之兩爻變者例在不占而繫比者乃特取不占者以爲之辭所以極言比之元永貞也。

蓋問曰筮固有三爻變四爻變以至六爻皆變者皆占之。今日兩爻變則例在不占。何從得此駭例也。茶閣曰。大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而蒙之辭。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再三爲筮之所不告。雖占之而無益也。則不占也。請徵之於左氏傳。韓之戰。其卦遇蠱。鄆陵之戰。其卦遇復。皆不變之卦。則占之。陳敬仲遇觀之否。畢萬遇屯之比。成季遇大有之乾。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晉文公遇大有之睽。崔武子取棠姜。遇困之大過。叔孫穆子遇明夷之謙。南蒯之枚筮。遇坤之比。陽貨筮。救鄭。遇泰之需。皆一爻變。則占之。孔成子筮立元。遇屯。立絜。遇屯之比。一爲不變之卦。一爲一爻變之卦。則兼。

占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所記占筮之事並無兩爻三爻變之卦。豈其卦之不遇哉。蓋其時古法尚存。深明。則不告之義。凡遇兩爻變者。卽置之不占。不占。故其卦亦不傳也。

舊閩曰。左氏傳筮占。皆一爻變者。前儒固深以爲疑。今以爲兩爻變。則例在不占。夫豈無不占之徵乎。茶閩曰。有之。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此五爻變之卦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而已。不占也。而穆姜自占之。國語。晉成公之歸。晉史筮之。遇乾之否。此三爻變之卦也。但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而已。不占也。而單襄公追占之。重耳筮返國。得貞。

屯。悔。豫。亦。三。爻。變。之。卦。也。筮。史。占。之。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而。已。雖。占。而。不。占。也。而。司。空。季。子。代。之。占。之。又。董。因。筮。得。泰。之。八。而。自。占。之。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述。卦。辭。而。已。亦。不。可。謂。之。占。也。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亦。僅。得。此。四。事。其。他。無。驗。者。史。之。所。不。述。也。故。曰。例。在。不。占。也。

薑。閭。曰。此。四。事。者。蓋。占。之。畧。爾。豈。得。謂。之。不。占。也。茶。闕。口。甚。矣。薑。閭。之。固。也。夫。所。謂。占。者。必。且。明。爻。畫。之。所。以。然。傳。之。於。其。事。考。之。古。繇。著。爲。新。繇。紀。之。於。史。藏。之。於。櫃。以。明。其。徵。應。之。實。今。此。四。事。者。既。筮。之。而。不。成。卦。豈。得。無。一。二。言。以。塞。筮。者。之。意。而。遂。謂。之。占。也。後。世。如。郭。

璞筮豫之睽爲三爻變之卦咸之井爲兩爻變之卦遯之蠱亦三爻變之卦考其占法與春秋傳不同蓋別有其所以爲占之術而古之筮法亡矣嗣是而南北史而唐而宋元明占法未嘗以一爻爲限亦未嘗無一二小驗著之於史而皆俚陋淺直無甚奧義其言之而中亦偶爾所以錢占筮占骨占之法相代以興而著占之法永與龜占同廢且釋經者求之於前而不得則當要之於後一事也一筮而不吉則再之再筮而不吉則三之雖楚靈之投龜詬天其愚不至是而經乃喋喋不憚煩垂之以爲戒哉此理易明也蒙之爲是說也非直以譁經而已以今之言占法者各有所主彼我未定故欲直

追古法以破之庶紛紛之論或由是以稍息也
董閻曰兩爻變者既爲例所不占司空季子與董困之
占何以遂驗也茶閻曰晉文伯主其興也特異貞屯悔
豫之卦試以今法占之則屯之震長男也而變是爲申
生不有國之象屯之坎中男也居五而變是爲夷吾有
國而不有國之象屯之互艮少男也變而爲豫之震爲
長男且仍以互艮之爻爲長男是爲少男主器之象其
爲吉也豈特兩曰利建侯而已司空季子之占淺之乎
爲占也重耳之入國事在不疑筮而不吉將庸已乎故
二人者不得不爲此說蓋猶張公謹投龜之意爾而不
虞其遂驗也此固非常理可論也

薑閻曰。雖然。是說也。吾終疑之。茶閻曰。易於乾用九。於坤用六。此薑閻之所知也。今穆姜遇隨。而曰。是謂艮之八。晉語。是謂泰之八。屯之豫。則曰。皆八。以不變之爻。皆八。故曰。皆八也。夫然。則乾之否者。不變之三爻。其爲七。可知。占九而不占七。占六而不占八。雖市瞽。猶知之。而薑閻顧未之知乎。薑閻曰。易林補遺。引京房占變。有所謂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者。其諸八之說乎。喻之矣。不寧方來何也。茶閻曰。考工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寧方者。猶詩所謂不庭方也。或曰。方來。猶困之朱紱方來。故梓材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諸侯射。鯉首先。儒謂鯉之爲言不來。

屯初者利建之候也。傳曰：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茶閔曰：吾固欲言之。屯初在屯爲利建之候，而在比則爲後夫。當屯之時，天造艸昧，唐虞以前幽并營三州固有不入於職方者，比五卽乾五，正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而曰不寧，安得不行？後至之誅乎？按震初有後象，震之象，得震初之象，傳皆曰：後有則坤辭曰：先迷後得主，復上之迷復，先迷也。復初後得主也。同人與旅之號笑，睽之張弧脫弧，明夷之入于地，凡言後者，皆震象。說別詳。易以陽爲夫，以陰爲婦，尤斷在不疑，其以比之上陰爲後夫者，非。

建萬國何也。茶閔曰：康成尚書注以爲十二師五長之

所統得九千六百國。其四百國在畿內。開方法也。薑閭曰。左氏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疏家蓋全引康成之說。驟讀之。以爲先儒之說經細入毛髮如是。雖然。萬國曰萬萬。民曰萬萬。物曰萬萬者。數之最多者。爾國之萬。可以開方算也。民物之萬。不可以開方算也。小畜之三。曰。夫妻反目。何也。茶閭曰。說文。兩目不相視。曰睽。反目者睽也。於小畜言睽。又何也。茶閭曰。互卦也。上離而下兌。爲睽。小畜之三。其互睽者也。故雖小畜有睽象。馬薑閭曰。先儒之言。反目。但曰離爲目。爾然。必兩目而後可以反。一目則不可以反。言互卦者是也。

四曰。有孚。血去惕。出。渙。上曰。渙其血。去逖。出其辭。同而

惕與遯不同何也。茶閻曰：此特血同耳。惕與遯不同去與去出與出亦不同。是何也。兩經者蓋辭同而讀不同。小畜之象傳曰：有孚惕出則血去之。爲連文可知也。當以血去惕出句。渙之象傳曰：渙其血則去遯出之。爲連文可知也。當以去遯出句。此孔子之讀也。

讀不同則其義之不同何也。茶閻曰：此本爲易之艱辭。今姑以意卜之。其在小畜則血險也。惕憂也。不憂則險能憂則不險。故其去藏也。其出顯也。血去惕出者猶曰：血藏而惕顯。爾書之智藏。瘝在其句例也。出之爲顯。易知若去之爲藏。則以去之爲弃也。故蘇武傳掘野鼠去艸實而食之。裴松之三國志注亦謂古人以藏爲去。

渙之義何也。茶閻曰：在渙之義，則曰既渙其血矣，似可以留矣，乃猶去之，不特去之而已。且逃也。逃者遠也。按李氏易解，坎爲血，爲逃。逃，憂也。故漢書王商傳無怵惕憂，作無怵然。憂惕之與逃，通字爾。何必兩解也。茶閻曰：通字豈易言哉。夫過，逃也。逃與惕，通過尤當與惕通。在抑之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過蠻方，使改爲用惕蠻方，則文從而理順，亦何不可者。乃傳曰：過，遠也。箋以遠爲未安，寧紆而之，剔而斷，不敢作惕者，誠慎之也。且逃之與惕，在他處，或可通。在此二文，則必不可通。小畜之象傳曰：上合志，惕則志也。渙之象傳曰：遠害而逃，則遠也。聖人已有定詁，而必故違之，不可也。

何以謂之攀如也。茶閻曰：說文攀係也。手病曰攀。以手
病而連似係也。又戀也。前書李夫人傳：上攀顧念我。蓋
閻曰：詩變彼諸姬。諸姬非一姬，則變似有連義。而毛鄭
以來皆以爲好也。戰國策：攀子之相，似亦作攀。

上曰：尚德載何以爲載也。茶閻曰：晉語曰：君若求置晉
君而載之，又曰：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韋昭注：載成也。
此尚德載之所爲載也。與他載異也。

履虎尾不咥人，何以謂之咥也。茶閻曰：訟之有乎窒。馬
融本作咥，讀作躓。注猶止也。鄭則曰：覺悔貌。說文於咥
有詩音，無易音。有詩義，無易義。易音易義，並徐鉉所增。
則以爲咥，齧也。蓋閻曰：履之咥爲齧。馬鄭義並同。見文。

選注可考不必說文也。訟義似各出不可用。

何以爲素履也。茶閭曰：仲尼燕居曰：不能樂於禮。素注素猶質也。薑閭曰：中庸素隱。素其位而行。康成曰：素讀爲攻城攻其所係之條。

幽人何也。茶閭曰：易之言幽人者二。皆兌中。皆言貞則幽者貞。與蹇蹢欲何之。幽人在浚谷。則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自晉宋以來以隱處者爲幽人矣。又詩傳以窈窕爲深宮之幽閒。

何以爲武人也。茶閭曰：易之言武人者亦二。一爲履三。一爲巽初。履三爲互巽之初。故同爲武人。焉古者入公卿出將帥。無文武之說。秦以丞相總百揆。太尉掌五兵。

遂爲文武分途之始。至于周隋之間。勢不可復合矣。然武人之稱。則舊有之。如所云武人東征是也。兗冒者文王詩也。而曰糾糾武夫。序曰關雎之化行。則賢才衆多。雖簡之實美之。然卻至之言曰。世之治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諸侯會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則又以武夫爲嘽三家之說。未與春秋時名卿賢大夫誦詩三百。以用于四方。雖卻至乎其學之通洽。有如是者。其曰爲于大君何也。茶閻曰。師之大君爲坤三臨之大君。爲互坤之三履之大君。爲兌三兌三亦坤三也。臣道弗政成良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凡言大

君皆有爻變之義存乎其中。

何以爲愬愬也。茶闍曰：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何休以爲驚也。然愬驚也，愬愬非驚也。故子貢傳曰：愬愬恐懼也。

泰二曰：馮河何也。茶闍曰：詩傳曰：馮陵也。陵亦作凌，徒涉之義也。蓋闍曰：按說文：馮，馬疾走也。大川也。而馬涉之蓋如所謂策馬亂流徑渡者。

中行何也。茶闍曰：論語：中行，孟子作中道，則中行中道也。然論語之中行，適于狂狷之中爾。其在易，則以二五爲中行，統六爻言之，則又以三四爲中行，復有五陰四居五陰之中，則又以四爲中行。

翩翩何也。茶閭曰：詩緝緝翩翩，傳曰往來貌。此之翩翩，則來爾翩翩何姍姍，其來遲可証也。薑閭曰：翩翩者言其翻之非一也，俗謂之聯翩矣。且翩翩何姍姍者，其容也。故詩又有之曰：旃旒有翩翩，史記亦曰：翩翩濁世之佳公子。日來曰聯，曰容兼三義而有之，是易之翩翩也。何以謂之隍也？茶閭曰：爾雅隍，壑也。又隍，壑虛也。城之所築，隍之土爾，故城成而壑虛也。薑閭曰：唐人言十口溝隍，猶溝壑矣。又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傾否何也？茶閭曰：傾，欹也。詩之傾筐，韓詩謂之欹筐矣。薑閭曰：鼎言出否，傾否則出之盡也。魯有欹器，滿則傾矣。蓋欹者傾之半覆者，傾之全。

同人之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以爲類族也。茶閻曰九族見堯典。三族見士婚禮。族之說繁矣。未暇悉也。雖然左氏傳有之。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敢爲兩言以括之。曰分族以氏。統族以宗。薑閻曰則何以爲辨物也。茶閻曰物者親疎長幼之序。衰麻哭踊之等。辨之者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薑閻曰是傳也。爲臨于周廟發也。未審何周廟。且周廟何以爲宗廟也。茶閻曰魯爲宗國。故有宗廟。宗廟者山王廟也。故謂之周廟。魯之出王則文王也。吳于魯爲同姓。蔡衛曹滕于魯爲同宗。三家于閔僖爲同族。薑閻曰雖然茶閻知有三族九族而未知有百族也。蜡辭曰土反其宅水

歸其塗。昆蟲毋作。艸木歸其澤。其爲類。族辨物也。不旣多乎。

二曰同人于宗何也。茶閻曰。吾前言統族以宗則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五世則遷之宗。已約畧舉之矣。然于爻義無當焉。此之于宗。蓋對野言之。不過曰門以內云爾。國語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出門而同。故无咎不出門而同。故吝也。且雜卦曰同人親也。何以爲號咷也。茶閻曰。號咷不止也。史記韓延壽傳。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噉咷不止也。說文曰。楚謂兒泣不止曰噉咷。噉亦號也。公羊言昭公噉然而哭矣。

大有何也。舊閻曰：爾雅：懠有也。疏曰：二者又爲有言大有也。其於懠引左氏傳：民生敦懠，其于懠引魯頌：遂懠大東。

魯頌曰：遂荒大東。此曰遂懠大東，何也？舊閻曰：在疏固言之，以爲所見本異也。然傳固以爲荒有也，而箋則曰：荒奄也。奄則覆覆則懠矣。說文：懠，覆也。西居允荒，太王荒之，則傳皆曰：荒大也。惟國語亦曰：荒大也。由此言之，懠大有荒亦大有也。泰之二曰包荒，亦當據詩以釋之。第以要荒之荒當之，非其義也。茶閻曰：雖要荒之荒亦大有也。

四曰匪其彭，何也？茶閻曰：詩屢言彭，彭無言彭者，雖然。

彭卽彭彭矣。小雅曰：出車彭彭。大雅曰：駟騶彭彭。魯頌曰：以車彭彭。皆言馬也。言馬之盛，有力有容也。惟齊風之行人彭彭，則人也。言人之多也。大有初二三爲乾乾，爲良馬，則言馬可也。且三曰：公用亨于天子矣。三陽非羣侯之旅朝者乎？羣侯之旅朝多矣，而有車有馬，又皆有力有容也。此其所以爲彭者也。三陽之來自爲五來，非爲四來，則彭者五之彭，而匪四之彭。四者天子之宰也，四爲天子之宰舊矣。于大有必曰：匪其彭者，五陰而四陽，故尤謹之也。薑閭曰：說文以彭爲鼓聲，彭彭者鼓聲之非一也。故遂以彭彭爲盛辭。

謙二之鳴謙則貞吉，上之鳴謙則志未得何也。茶閭曰：

二之所處卑。其鳴謙。所謂始見君子。辭是也。謙之而中。心得。不謙而不得也。上之鳴謙。則惟予小子。無良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是也。利用行師而已矣。故曰志未得也。撝謙何也。茶閭曰。撝。揮麾字並同。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而淮南。曠目而撝之作。撝。公羊楚莊王伐鄭。親自手旄。左右撝軍。皆是也。其撝之何也。茶閭曰。撝者。却之也。蓋曰。吾謙也乎哉。雖然。撝之。正其所以爲謙者也。豫三曰。盱豫何也。茶閭曰。盱。望也。又字林曰。盱。張目也。詩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三都賦亦曰。盱衡而語。薑閭曰。爾雅以盱爲憂。疏引卷耳。及彼都人士。考之今詩。則彼都人士。盱也。卷耳。吁也。非盱也。然盱固有吁義矣。則

盱者憂之故張目而望之也

冥豫何也茶闋曰冥夕也豫之上曰冥豫升之上曰冥升爾雅曰冥幼也康成論語注曰民冥也其旨微矣而非上義也

隨之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何也茶闋曰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康成曰路寢所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雖非注易之文然而易注矣蓋闋曰由其義而廣之則君子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又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

初曰官有淪何也茶闋曰官位也位者上下之等也易

通卦驗曰。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天上而地下。中庸謂之。天地位而樂記謂之。天地官。天地亦官也。而况其職。天地之事者乎。渝者變也。否之爲卦也。天上而地下。而隨初爲變之始。故曰。官有渝。薑闔曰。訟不可終。則渝之。豫不可長。則渝之。否之不可終。不可長。審矣。是安得不渝也。以否之天上而地下也。因而象之。以官。案賈公彥曰。堯時。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伯禹作司空。其後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官。以職。天地之事。然自雲紀。水紀。龍紀。鳥紀。以至六十百二十。二百四十三。百六十。蓋未有不變者。茶閭旣畧舉其端矣。再闡之以終其說。

維繫也。既繫之而又維之何也。茶間曰：詩繫之維之所以維駒也。既繫而又維之者也。紉纒維之所以維舟也。既纒而又維之者也。互艮手拘之。互巽繩繫之而兌爲倒巽故又有乃從維之之象。案康成儀禮注謂繫聯之曰維。交出背上于胸前結之謂之四維。爾雅從重也。

盥之初曰幹父之盥。有子考无咎。按記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爾雅疏駁之。然其所據諸文要無父考並見者。今既曰父又曰考于文爲不順。意者其爲洪範考終之義與茶間曰象傳以幹父之盥爲意承考則考父也。父與考之並見也。其生者與則大誥之若考作室厥父蓄其死者與則士喪禮之卜葬其父其甫考降。蓋間曰士喪

禮所云雖死而不得謂之死何則未耐也生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方言南楚謂婦妣曰母妣稱婦考曰父妣父母妣考之並見雖在里俗之口亦有之

高尚其事何也茶閭曰事者艮也震得乾之元艮得乾之貞故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蠱之爲卦也以艮爲主卽以事爲名其彖傳曰往有事其爻辭則曰高尚其事曰蠱上自初往不事王侯初也高尚其事上也然上可以言尚而不可以言高說卦曰巽爲高艮何高乎茶閭曰巽五之先庚後庚一變而爲蠱故申命行事則在巽亦言事申命者巽行事者艮矣史公謂孟子之學長於詩書以孟子不言易也唯王子塾

一義爲孟子之易疏。雖言尚不言高。而高在其中。後書黃忠之于申屠蟠也。則曰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何以謂之臨也。茶閻曰。臨有以上臨下之義。故地臨澤。澤臨地。互爭而未有定。今姑以論語言之。如臨之以莊。如以臨其民。皆所謂上臨下者。然曰臨事。曰臨喪。曰臨大節。不皆上之臨下矣。把酒臨風。則風可臨。臨別贈言。則別可臨。必以臨爲上臨下。蓋非也。則何以謂之臨也。茶閻曰。臨也者。至也。

曰左氏傳曰。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古義也。而不從。何也。茶閻曰。傳之所謂不行。以川壅爲澤。故則師之變也。杜預之注曰。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

之物不行者象爾非義也。

曰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孔子之義而又不從何也。茶閭曰孔子之釋臨也曰剛浸而長序卦之所謂大者猶曰浸而大爾臨之爲大也猶復之爲小也故曰復小而辨于物矣而復非小也則臨非大也升爲臨之變傳乃曰積小以高大其証也則大者臨之體也亦非臨之義也。

曰臨之爲至也孰詰之茶閭曰彖辭自詰之至于八月是也曰然則臨者八月乎茶閭曰凡至皆臨也至于八月亦臨也故曰臨也者至也。

何八月也茶閭曰兌爲八月說卦傳曰兌正秋也正秋

則八月也。何以爲至于八月也。茶閻曰：以卦之位言之，必由坤而兌，臨之爲卦也。坤而兌，故曰至于八月也。四坤初也。其辭曰：至臨可驗矣。然則何以有凶也。茶閻曰：至于八月則將戰乎乾，故有凶也。

曰：八月觀爾。至于八月覆卦之辭爾。茶閻曰：京房設十二辟卦，以主十二月。則觀主八月。然其說以乾坤生十二辟卦，至于干寶以十辟卦生乾坤。又以坤之四主八月，易義非一端可盡。先師衆矣。未暇以詳也。

正秋者，夏八月也。易之用夏時何也。茶閻曰：時則時而已矣。唯有殷之時有周之時，而後別之爲夏之時。姑以八月言之。孟子七八月之間，無論蘇代曰：至歲八月降。

雨下溜水至則汝殘矣。雖戰國之時猶有周之八月焉。然八月桂葦八月在宇夏八月也。三統迭更與授時成歲之法不相妨也。不得援春秋以爲例也。蓋閻曰孔子于杞得夏時于宋得坤乾皆言易也。惟其易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兌正秋爲夏時坤乾也者。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臨至也則四之至臨不爲至。至乎茶閻曰至之則臨之何必至至也。卽至至亦何不可者。文言曰知至至之謂坤初也。至至也。至之則臨矣。曰知至至之爲坤初又何也。茶閻曰坤初坤元也。坤之彖傳曰至哉坤元又坤

初之辭曰履霜堅冰至易此言至者皆坤初

觀二曰闕觀利女貞何也茶閭曰闕者觀之小者在女則可矣故曰利女貞禮婦言不出于梱故公父文伯之母于康子闕門而與之言又史記管晏列傳曰其御之妻從門闕闕其夫

四曰利用賓于王此何賓也茶閭曰觀有廟象此助祭之賓也書有之曰虞賓在位又曰作賓于王家是也董閭曰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賓之必於廟不于廟者惟燕禮爾按禮王者有所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燕饗則使人爲主是純臣之也天子與諸侯相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賓于王卽不純臣之義所該廣矣

康成獨以鄉三物當之亦非也。

觀辭三言生。或曰生者辭也。茶間曰生也。而辭乎哉。三之我生。我之生也。所謂生平者也。五之我生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故引而我之。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也。上之觀其生。則曰天下之生久矣。以生爲辭。是作麼生也。夫作麼生。則豈可以說經也。

噬嗑之二曰噬膚。本義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者。茶間曰。膚革也。少牢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又曰。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注。膚者。肴革肉。革順者。相次而行。列以膚革相順也。亦橫載者。骨體橫載。膚之橫載。一依骨體以別于魚之箱載也。

三曰噬腊肉。本義曰腊肉。謂獸暗全體骨而爲之者。茶
閻曰。康成腊人注。腊小物全乾而疏。則曰士腊。用兔是
其小物全乾者。故特牲曰。宗人舉獸尾。告備少牢。用麋
不云舉獸尾。則非全也。蓋閻曰。少牢固云一純而鼎注
合左右胖曰純。純者全也。獸腊體數與牲同。而言肉者
噬之。則得其肉也。

四曰噬乾肺。本義曰肺肉之帶骨者。與截通。茶閻曰。曲
禮左殺右截。注殺骨體也。截切肉也。疏又申之曰。帶骨
而齧曰殺。純肉切之曰截。是截是肉之不帶骨者。正義
謂是齧肉之乾者。以肺爲截矣。而不謂其骨也。馬融以
肺爲有骨。而不謂其截也。字林云。舍食所遺則說文之

解也。

五曰噬乾肉。本義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肺。腊者，也。茶閻曰：康成腊，人注其意，謂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乾肉之中有薄析者曰脯，有施薑桂者曰鍛脩。唯小物全乾者，乃謂之腊。然據經則脯腊臠，皆謂之乾肉。且脯臠皆腊物。蓋閻曰：腊，人所掌田獸耳。夫獨無六畜乎？膳夫掌王后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則所該廣矣。肉者濡肉也，脩乾肉也。

賁二曰賁其須，何也？茶閻曰：須，頰毛也。或言六經無須，然喪大記亦言爪手翦鬚矣。蓋閻曰：非也。須，班也。於文，文爲𠄎，而班爲斑。論語文質彬彬，朱子曰：彬彬猶班班。

而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康成謂以魚班文其竹曰須之必爲班何也。蓋閔曰是爻也。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也。夫文班也。又卽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也。分亦班也。孟子頌白者班白者也。故須之爲班無疑也。且據之釋文則賁亦班也。

蓋閔又曰蒙不識字。昔者蓋嘗慎破字。苟可須何必班也。然以須爲頰毛。則象傳之與上興無解也。曰然則何以爲與上興也。蓋閔曰旅之爲卦也。上離而下艮。是以否之五爲旅之三者。故三之象傳曰以旅與下賁之爲卦也。下離而上艮。是以泰之二爲賁之上者。故二之象傳曰與上興旅三曰與下而旅五曰上逮五之陽下而

與三三之陰上而速五也賁二曰與上興而賁上曰上
得志上得志者興而得其志也與上而謂之興者同人
之三不曰三歲不興乎可例也茶閭曰吾今而知須之
爲班矣

賁如濡如何也茶閭曰濡潤澤也詩曰羔裘如濡又儒
行之疏曰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夫以先王
之道濡其身所以爲賁如者也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何也茶閭曰申伯番番番番良士
皆皤也皤如白也檀弓殷戎事乘翰翰白馬也皤如而
又翰如人白馬亦白也凡言皤者有二一曰首之皤一
曰腹之皤此首皤矣薑閭曰于詩于書于爾雅音詰皆

反之茶閭肆矣哉。雖然既白馬矣，則翰如非白馬也。烏翰也言乘此白馬而去者如鳥之疾也。夫言辭者必有當于象言象者必有當于變此。又有一變存焉，偶舉之不復矣。

何以爲白賁也。茶閭日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伯母如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董閭曰：大哉言乎。

剝五曰貫魚何也。茶閭曰：釋文曰：貫穿也。王弼以爲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論語予一以貫之，詩及爾如貫，皆穿義。故緝錢曰：貫矣。巽陰爲魚，以異繩貫之，剝自觀而來。故彖傳曰：觀象也。雖有他說，不敢異也。

其異者何也。茶闕曰：康成劇信婚義，以爲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又爲區畫其進御之法，纖悉具備，然而不敢信也。其不敢信何也？茶闕曰：以周禮按之，九嬪而已，無所謂三夫人也。又天官有世婦，春官亦有世婦，天官之世婦不言數，春官之世婦則曰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四人，賈公彥以爲奄人爲之。然天子之卿六人而已，奄卿乃有十二人乎？康成乃以漢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比。然天官已有宮正、宮伯、內宰矣。且考其所職，春官之世婦與天官之世婦無以大相異也。天下無一職而兩其官者，亦無兩官而一其名者。世婦之在周禮，本爲疑文。况周禮之

於世婦並未於九嬪之下。鑿然列爲一等。而婚義則列之。又婚義之御妻。周禮謂之女御。御則豈特天子有之。雖士亦有之士。婚禮曰。媵。主人之餘。御。餽婦。餘此豈得謂之妻也。內司服。女御二人。縫人。女御八人。然而女。酒。女漿。女盪。女醯。女醢。女鹽。女幕。女祝。女史。女二。共二百一十七人。皆謂之女奴。使其非女御與。則其序于奄之下。與女御等也。使其卽女御與。則何止八十一人也。夫然則將何以爲之說也。茶閭曰。此非蒙之所敢知也。雖然。間嘗臆之。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內官不過九御。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卽周禮亦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則宮中自后而下有嬪。自嬪而下有御。不必

如婚義之說曰。以后統九嬪。以九嬪統九御。九御當爲八十一。與抑不止於八十一。與茶閤曰。吾固言之矣。此非蒙之所敢知也。

則何以爲以宮人寵也。茶閤曰。周禮宮人掌六寢之脩。則奄也。自漢唐以來。凡在宮中無位號者。皆謂之宮人矣。卽在明史都人子一言。遂爲三案之本。易之宮人並非周禮之宮人。而爲漢唐以來之宮人。殆卽所謂女御者。與不則并。所謂奚者。而統言之。與要之以時叙御于王所。必以德言容功叙之。而不必如康成之法。其在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抱衾與櫛。實命不猶。御于君者。但以其次而已。而何命之不同不猶也。

以宮人寵則能推貫魚之澤而溥之所謂不妒忌而能
逮下者此其所以无不利乎。茶閭曰此剝也。此剝之五
也。四曰剝牀以膚矣。聖人之意蓋曰此以宮人寵者以
之宏。樛木之仁。衍益斯之慶。則無不利矣。而不然者將
并其心腹腎腸而剝之。其所剝豈直膚而已哉。薑閭曰
旨哉言乎。

復之无祗悔何以謂之祗也。茶閭曰詩豈者之來。俾我
祗也。傳曰祗病也。箋曰安也。胡浙我梁祗攪我心。傳箋
皆以爲適也。此之无祗悔王肅本作禫。前書韓長孺傳
司馬遷傳祗取辱皆作禫取辱皆適也。適者但也。薑閭
曰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正義曰古人多祗同音。左氏義

周易三月言
二十九。年傳。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後書郎顛傳。思
念過咎。務消祇悔。章懷注曰。祇大也。

頻復何厲。頻巽何吝也。茶閭曰。頻。蹙也。召旻曰。國步斯
頻矣。惟蹙。故復厲而巽吝也。今之言頻者。數數然爾。何
必蹙也。茶閭曰。孟子數咎。讀如蹙。則數非蹙乎。且頻蹙
謂之蹙。其蹙也。不一蹙而已也。其蹙也。亦其數也。召旻
又曰。池之竭矣。不云自蹙。則頻又厓也。厓則蹙矣。故曰
頻蹙也。

无妄之象傳曰。茂對時。何也。茶閭曰。茂。懋也。懋勉也。書
曰。懋哉懋哉。左氏傳曰。茂哉茂哉。又周頌曰。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

勿藥何也。茶間曰：醫師之所屬，先食醫而後疾醫，疾醫之所掌，先五味五穀而後五藥。薑間曰：義有以深而反失之者。曰：諺有之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大畜之曰：閑輿衛。釋文曰：劉云曰：猶言也。鄭云曰：習車徒。今疏從劉。本義從鄭矣。茶間曰：顧炎武曰：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與此之曰：閑輿衛。二義皆可通。今本既從曰：則曰：可也。惟穀梁之曰：潞子嬰兒當從日，以義在日也。薑間曰：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應作曰：今本從日。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天何衢也。茶間曰：道路也。衢亦路也。天可以言道，獨不可以言衢乎。王道四達而不悖，天道獨非四達而不悖者乎。且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以日月之行于天也。天安得無衡。如所云赤道黑道黃道是矣。故王肅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頤曰自求口實何也。茶閻曰。頤曰自求口實。仲虺之誥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頤之爲道。言語飲食而已。故有口實之戒。馬薑閻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聖人之釋經也。而牽引浮說。徒爲饒飾。則何爲矣。王使榮叔歸舍。且賙公羊曰。舍口實也。是又一口實也。其不可證頤之口實亦明矣。

大過之初曰藉用白茅何藉也。茶閻曰。其位在初。有藉象馬。則謂之藉爾。豈必指其物哉。薑閻曰。鄉師其茅箱。

鄭大夫讀箱爲籍而莊子言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古者蓋于牲有藉以子證經可也二曰老夫得其女妻五曰老婦得其士夫鄭注曰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于三十之男皆得其子信乎茶閭曰士昏禮注婦人五十不復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故唯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可以再娶詩之言告師氏公羊伯姬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曰師曰傳曰母皆婦人年過五十而不嫁者爲之或曰曲禮七十曰老五十豈得爲老婦乎蓋閭曰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其不皆七十可知也康成但謂之過而不以年斷之是也

四日有他吝何也。茶閭曰：易三言有他，惟比初之有他，繫乎吉言意外之吉也。大過之四與中孚之初爲同辭。離騷曰：初旣與予有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他。

上曰過涉滅頂何也。茶閭曰：詩濟有深涉，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巽爲股，所謂由膝以上者而乾爲首，滅頂以互乾言之也。後書趙典傳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此未知其何師也。

習坎何也。茶閭曰：習鳥數飛也。小過爲兼畫之坎，而曰有飛鳥之象焉。重坎之卦，其象鳥數飛固也。薑閭曰：六二之動則坤之爲坎者也。然以直方大居之，不可以有再也。則不習，无不利焉。兌者半坎也。其象傳曰：君子以朋友

講習孔安國書傳曰習固也。

左氏傳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今彖傳曰水流而不盈何也。茶閭曰水不可以竭故取乎盈焉。水不可以溢故取乎不盈焉。不盈所以善其盈也。序卦于屯曰盈于謙則又曰有大者不可以盈。兩義未嘗不並見。曰不盈而既平禹功也。而五之象傳謂之中未大何也。茶閭曰水之不盈也。莫如海。而地則振之。自水而言則海大自海而言則地又大也者。地德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何也。茶閭曰險者水也行險猶之行水也。此以流而不盈歸其功于行水之官也。或曰水以就下爲信。堙之則失其信。不堙則不失其信。或曰川以

洩之澤以鍾之節兼川澤者也故序卦曰節而信之周禮注亦曰節者信也夫節之與坎異者初而已矣又今之候水者于春曰春信于秋曰秋信于伏曰伏信吳越之間謂湖曰湖信

叢棘何也茶閭曰周禮掌囚其上罪中罪下罪皆闔之以木今係用徽纆而已此殆月令之所謂輕繫者如論語之縲繼是也其在周禮則司圜之掌與後世凡選人之署校士之場皆棘之刑禁之所無論矣而于古無可考故康成以爲卽九棘之棘公羊穀梁注皆引之王莽作叢棘之刑亂制無足道然載在前書其他則不敢妄爲之說也蓋閭曰此於經有之而茶閭或未之察也青

蠅之詩蓋遭讒而在繫者也故首章曰營營青蠅止于樊其次章曰止于榛其三章曰止于棘榛猶棘也棘與棘則所以爲樊者也夫青蠅比也比者就所見而比之止于棘之棘非叢棘與春秋傳吳藩衛侯之舍以將執衛侯囚邾子益于樓臺則柝之以棘此可證矣夫然則三歲不得何也薑閻曰得者得其罪也故論語曰如得其情金勝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今係用椒糝寘之於叢棘至于三歲而仍不得其罪也受之者之凶與坎上爲耳司聽之謂何也故象傳以凶三歲爲上六之失道也

離之象傳曰明兩作何也茶閻曰於文日月合謂之明

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而中庸則曰如日月之代明。代明。繼明也。曰離象日。不象月。如之何。茶閻曰。離之爲日也。說卦文也。然易三言月。幾聖小畜歸妹爲互離。中孚爲大離。且天無二日。而卦有兩離。日者象之常也。月者象之偶也。

四曰棄如何也。茶閻曰。按康成注。以死如爲殺人之刑。棄如爲流宥之刑。董闢曰。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謂肉刑也。周禮。掌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則猶未棄之也。刑之而屏之遠方。不及以政。則棄之矣。然秦漢以來。謂死刑曰棄市。

春秋之例。王者無出。上曰出征。何也。茶閻曰。不嫌也。出

而征則非居于鄭居于狄泉之可例也。周禮大司馬若
大師則掌其戒令。泄太卜師執事。泄釁主及軍器。注大
師王出征伐也。若然則王親出謂之大師。王不親出謂
之師。啟伐有扈成王剪奄後世乃以親征爲非舛矣。易
蓋于師明命將之禮于比明教戰之禮于同人與離明
親征之禮。折者屈也。孟子屈其枝謂之折枝。此屈其首
則謂之折首。若崩厥角是矣。謂之有嘉者舊采汙俗咸
與維新王者之六也。詩言執訊獲醜。此曰獲非其醜者
王用出征以正邦爾。天下無不正之邦所獲多矣。何必
獻囚獻敵之。戔戔者乎。而以爲功乎。益以見王者之大
也。